

港大展出歷年所作多媒介藝術品

鄭文雅讓人生的風箏繼續高飛



鄭文雅為此次展覽題字「風箏不斷線」。

多年來培養了眾多愛好，如陶瓷、雕塑、書法、篆刻、攝影、高爾夫、粵曲等的香港小姐鄭文雅，與香港大學出版社聯手推出傳記《風箏不斷線》；其與新書同名的作品展開幕禮暨新書發布會在香港大學圖書館（簡稱港大圖書館）舉行，並把時間特別選在婦女節當天。主禮嘉賓皆為文化界重量級嘉賓，大家除讚賞鄭文雅的藝術成就外，更購買其傳記以表支持，而書本的收入也將捐贈給港大圖書館。展覽將持續至4月11日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鄭文雅持續鑽研不同的傳統書法及篆刻形式。

鄭文雅「風箏不斷線」個展按照其藝術人生的不同階段鋪開。多媒介藝術作品將其藝術發展道路上的時間軸拉開。

當天有多位文化界重量級人物出席，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教授何文匯，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，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馬時亨，雲山畫院院長盧清遠，中國古文字藝術學會會長中裕，香港書畫藝術導師協會榮譽會長鄧朱錦韶，香港中國美術會監事主席李國泉，香港刻字藝術學會會長西星，時裝設計師及多媒體創作人鄧達智，香港大學首席信息主管及大學圖書館館長伍麗娟等。

何文匯對鄭文雅集智慧、才華、毅力等於一身的優點表達了欣賞。「她19歲的時候把握良機，取得人生的第一番成就。但她沒有自滿，直至今日仍孜孜不倦，一路持續學習並取得藝術上的成就，令人敬佩。」他也希望鄭文雅能保持並繼續傳遞心中的善意與正能量。

林天行讚三度空間把控好

林天行憶述，1991年，他與鄭文雅在香港藝術中心結識，兩人在交流他畫作風格的過程中成為了朋友。那時的鄭文雅就已經在研習攝影和陶瓷。幾年後，她又開始接觸書法、篆刻等，不斷探索新的藝術形式。林天行表示，不少人會踏足各種領域，但能做到極致的並不多，也很有挑戰。但鄭文雅做到了，而且觀察能力很強的她一直都在精進自己的水平。他談及鄭文雅筆下的菩薩畫，表示這些畫像「有骨有肉」，且皮膚質感細膩，畫面的三度空間也控制得很恰當。

在林天行看來，「風箏不斷線」也可指代生活，因為鄭文雅熱愛生活，且對很多事物有着包容性，因此她能令所學的很多藝術技能與生活相輔相成；她的藝術作品也透着純粹。

中裕評論鄭文雅在9塊構成一個龜型的陶片上刻下甲骨文版本的《蘭亭序》，既體現了文字創作的創意，又突出了整個藝術品的形象，是很高難度。



鄭文雅以不同的篆刻組成一棵樹。

馬時亨則評價，鄭文雅的厲害之處在於她能將愛好變成專業。從攝影、高爾夫，到陶瓷、雕塑、書法、篆刻，她都能從業餘做到專業水準。

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與女性互勉

鄭文雅此次將多件自己創作的書法、刻字陶瓷板、繪畫、石膏浮雕、白酸枝木雕、無釉陶板、陶板篆刻、攝影等類型作品帶到港大圖書館。一眾作品中，她書寫的《花若盛開蝴蝶自來》是書法，也是畫作，這一表達亦是其人生格言之一。她特別燒製了各種高飽和色彩的繪有花卉及動物圖案的陶瓷風箏，也特色各異。她在一塊塊陶板上刻下的《千字文》，亦透露着她的耐心與創作熱情。

《風箏不斷線》的一句介紹語是：「無論是面對困難、在人生路上與他人相遇，還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連結，她都堅信只要風箏不斷線，便能克服一切挑戰，延續精神和文化的傳承。」從貧苦走向殷實，鄭文雅的毅力與積極向上的心態為其人生帶來了許多光亮。當歲月的車輪向前行進，她培養的每份愛好都充滿了其對生活的好奇、感受與熱愛。而多種媒介的藝術，正是她豐盛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。

本期展場還置有幾件代表鄭文雅人生軌跡的套裝，如她19歲成為香港小姐冠軍時穿的旗袍等。展櫃中亦布有多張她曾拍過的寫真，與她的各種作品交織，正呼應《風箏不斷線》中的人生自述。

演藝界的麥嘉、黃百鳴等，向在場觀眾分享了他們對鄭文雅在演藝、體育、藝術方面不斷努力而取得成功的讚嘆。

導演高志森在為《風箏不斷線》寫書介時，憶起鄭文雅在主演他導演的《合家歡》時，所提出的寶貴意見。他指出，鄭文雅能將每種經手的東西做到最好，且會享受過程。「她給我最大的啟發是：我們的人生態度，就是要不斷追求高標準的生活和藝術。」他祝願她在藝術、文化、人生之路上，以不斷轉變的不同崗位，繼續為香港社會作更多貢獻。



鄭文雅特別燒製了各式各樣的陶瓷小風箏。



鄭文雅所刻甲骨文版本的《蘭亭序》。



鄭文雅丈夫虞哲輝（右一）到場支持鄭文雅。



鄭文雅在《千字文》篆刻作品。



鄭文雅燒製了四隻人體畫高腳碟。



鄭文雅藝術作品與其寫真集穿插展出。

每年創作一幅「母子合影」 畫家馬玉江以作品延續愛

對藝術家馬玉江來說，每年創作一幅與已故母親的合影畫，既是創作了一件藝術作品，又是一種信念；既是一個任務，也像一種宗教信仰。而匯集馬玉江8幅《母與子》的全新個人展覽《愛如初》正在安達人壽藝廊展出，其中過半作品為首次公開。

馬玉江的創作靈感源自一張1歲時與27歲母親的珍貴合照，母親在他3歲之時與世長辭；為紀念母親，自2009年起，他每年均會繪一幅母子肖像，從自己1歲開始逐漸成長至37歲，而母親的容顏永遠定格於27歲。

馬玉江在解釋《愛如初》系列作品的意義時表示，在佛教中，「如初」意為「如同當初」，他通過每年的繪畫「回到當初」，與27歲的母親相遇。

雖已不記得母親的確切模樣，但他反而通過繪畫，偶爾能想起她的樣子。他表示，繪畫是一個從零到有的過程。在繪畫中，他需要一點點地構建母親的顴骨、鼻子等特徵，因此，他有時會突然回憶起母親某些部位的確切形態。這一系列作品目前不作出售，他計劃等到40歲時，將40幅作品集中做一特別展示。

合影背景勾勒成長軌跡

今次展覽的8幅《母與子》，分別描繪了馬玉江1



馬玉江與母親唯一的一張合影。主辦方供圖

歲、6歲、12歲、23歲、28歲、32歲、34歲、35歲與母親的合影，不同的合影背景更反映了馬玉江的成長軌跡。比如12歲的合影是馬玉江從小學畢業照上取下自己的形象，背景是當年的學校。而在23歲的合影中，馬玉江剛大學畢業，赤膊上身開懷大笑，背景是他當時學習和創作的地方——北京燕郊。32歲的合影在長洲，因為當時受疫情影響不能外遊，馬玉江在畫面中拿着一個酒瓶，顯得有些憂愁。35歲合影的背景是維港，馬玉江表示，那天他在尖沙咀出席一個晚宴，所以穿着正裝。藝廊內的一整面白牆上，是馬玉江要為37歲創作的

《母與子》，該幅母子合影的背景為維多利亞公園。馬玉江將每周日來到藝廊，現場創作這一系列的最新畫作。

祖籍山東的馬玉江從23歲起在港生活，在創作23歲的《母與子》時，他對在港居住的周邊還非常陌生，不知道去哪裏買畫材，但《母與子》的創作又亟待於當年完成。最後，他請樓下五金店的阿婆幫他做了一張鐵製的畫板，這也是他唯一一幅用鐵畫板的畫。

他表示，在港生活與他之前在農村的經歷截然不同。他剛來香港時，由於地方小沒辦法畫畫，就寫了一些詩，這些詩歌傳達了他壓抑、寂寞的情緒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感，這也是香港最初帶給他的感受。後來，香港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對他的繪畫風格產生了影響，使他的筆觸更強烈，造型上也有了一些變化。

馬玉江在大學習讀公共藝術，但他感到許多「公共議題」都離自己的生活很遠，因此，他開始挖掘自己的獨特經歷，並為這種創作方法起名「做生活」：「這與日常的生活是不同的。做生活首先是一個概念，是扭轉了之前的生活路徑而做出的行動。」另一方面，他的創作往往也是長時間持續的項目，是他對某個主題的深入探索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



馬玉江《母與子（35歲）》的背景為維多利亞港。